

春声燕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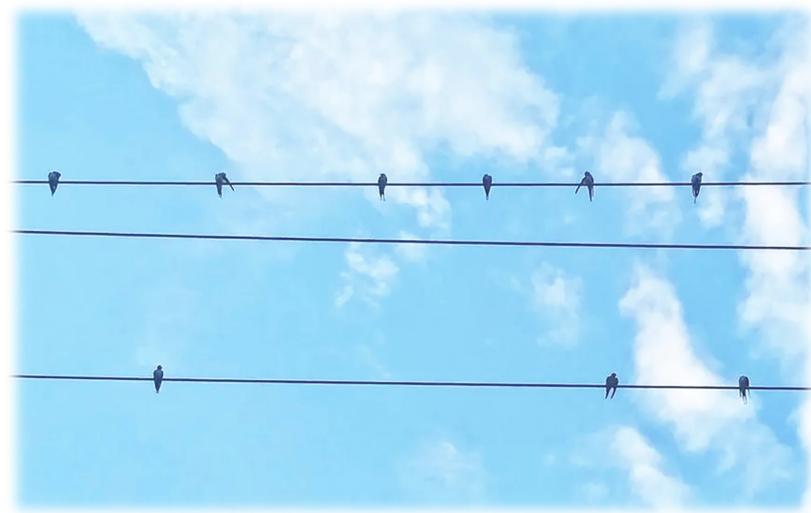
陈又陈

正值“草长莺飞二月天”。这些天来，天还没亮，小区的绿树间就响起了清脆的声声鸟语，啾啾叽叽，叫个不停。不知是在聊天？在争论？还是有意在催促睡梦中的人？

近年来，大大小小的城市到处绿树成荫，给大地带来了生机，给人们带来了精气神，同时也给莺燕们提供了适宜的栖息之境。鸟类的欢快就是生态文明之美的有力证明，美好的春光正是催人奋进的良好时机。

“几处早莺争暖树，谁家新燕啄春泥。”说起莺燕之语，便想起了小时候在老家农村看燕子在屋梁上做窝的情景。燕子们为了哺育下一代，总是不惜辛劳，到地间采泥叨草，一点点，一次次，来来回回，认真，勤劳，灵巧，千辛万苦筑成了新巢。到了小燕子孵出后，更会看到一片热闹的情景。燕窝中小燕子们争先恐后，蠢蠢欲动，争开一张张急待喂食的幼嫩小嘴，迫不及待地发出声声渴求之叫。犹如婴儿“晨啼”，又若早蛙“喊秧”。燕子的父母们总是不厌其烦地把寻来的鸟食一一喂给小燕子。每当看到此情，总会特别令人感叹，联想并肃然起敬。

宋诗人赵必象诗说“春莺调巧舌，春燕垒香泥”。大概就是说莺会说好话，燕会办实事吧？我特别喜欢燕子勤劳的精神。那时的农村还较贫困，大多人居住的是陈旧的老屋，但却很适合燕子做窝。每当“三月残花落更开，小檐日日燕



配图来自网络

飞来”后，就会时常听到燕语之声，虽然听不懂鸟语，但总觉得特别新奇。后来有人把燕语翻译成温州话，是这么说的：“不吃你米，不吃你谷，你屋借我住！”我曾当着燕子语声对照，确十分形象逼真。心想：最初“破译”燕语的人简直是“鸟语翻译家”了。

那个年代，人们不会奢望太多的富贵。如有“春色遍芳菲，闲檐双燕归”就觉得已是寻常农家的吉祥之气了。那时是有一说法，家里有燕子来做窝，说明这个家中会迎来吉祥之兆，所以一般没有人会反对燕子做窝的。同时，大多鸟类有栖息旧巢的特点，到了秋冬季节，鸟去巢空时，人们也不会将旧窝破坏，等待来春的燕子归来。

燕子在鸟类中虽然不算最美，但却是很重情、会负责、有特长的动物，它们筑巢

与养育下一代的精神很值得人类赞赏。燕子技艺高超，它们筑巢会就地取材，严谨细致，讲究质量，实实在在，不会偷工减料，巢的坚固数年不坏；燕子为民除害，它们只是以蚊、蝇等昆虫为主食，保护庄稼，是为人类服务的益鸟；燕子讲究自洁，它们从不会把自己的粪便拉在窝内，全送到窝外；燕子很有规律，当秋风萧瑟、树叶飘零时，它们就会成群南飞，次年春暖花开时，又飞回原地；燕子比较专一，它们筑巢栖息之处不会计较家富家贫，在哪家筑巢，就会一心一意在哪家落户。

燕子的精神可贵，人类爱鸟是本分。鸟类与人类相邻为伴，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。眼下，美丽乡村建设正如火如荼，城市与农村的加速发展必然会带来更多的莺歌燕舞与鸟语花香。

父亲

颜怡选

经常听到有人说报恩的话，莫过于下辈子为你做牛做马，其实我觉得，比这个更沉重的是，做一个人的父亲！

多年前的一个夜晚，父亲拉着一辆板车，载着所有的家当，举家从观美搬到灵溪。几公里的路不算长，我们却走得异常沉闷。昏暗的路灯下，我依稀看到父亲堂堂一个七尺男儿，泪如雨下，那一刻我将永记于心。

路上行人寥寥，一行四人一车，在那个寒冷的夜晚，显得尤为孤单。

我问父亲，为什么要连夜搬家？父亲低头不语。我只望见他略微起伏的背影和不时传来的叹息声。

路灯把父亲的身影拉得好长，一直湮没在黑夜里。迎面而来的车灯刺穿了黑夜，也刺穿了我的心。

父亲是一位三轮车夫，打我记事起，他一直靠踩三轮车换来的微薄收入拉扯我们兄妹三人长大。从小我很自卑，常常在想我的父亲为什么是踩三轮车的，甚至不敢在同学们面前提及父亲的职业，生怕他们看不起我。我极力地隐藏，违心地隐瞒，为的是不让大家知道我卑微的出身，能在人前把头高高地抬起。

终于在某个我自认为很倒霉的早晨，父亲骑着一辆三轮车载着客人迎面而来，父亲叫了我一声，他的脸上堆满了憨厚的笑容。我一愣，没有答应，随即远远地逃离，只因身旁还有我的一个同学，我明显感觉到了同学投来的异样的目光。

我渐渐开始讨厌父亲，讨厌他卑微的职业，讨厌他为什么不能给我更好的出身！但一切，在那个雨夜发生了转变。

在某个上晚自习的雨夜，父亲用蛇皮编织袋装着刚从地里收割来玉米，从家里送到学校来给我吃，而我却躲在教室里对他避而不见。父亲在传达室等了整整两个小时，见我始终不肯露面，只好悻悻而归。

我站在教室的窗旁望着父亲略显沧桑的背影渐行渐远，直到湮没在雨夜里。

忽然有股滚烫的液体从我脸颊滑落，我知道那不是雨水拍打我的脸，那是这些年来悔恨的泪水。

我想父亲也曾和命运抗争过，他也想儿女们能在人前抬起头，无奈命运却给了他一声冷嘲，把他无情地抛弃在社会最底层。

芸芸众生相，尘世一蜉蝣，谁又何曾不是在努力地活着？职业本无贵贱之分，只是每个人的社会分工不同而已，平凡的岗位同样能造就不平凡！

众生皆苦，越是底层的人越是能体会到个中辛酸。生如蝼蚁，当立鸿鹄之志，命如纸薄，应有不屈之心，即使前路迷茫，也要抱有胜天半子的决心！

没有伞的孩子，只能向前奔跑，哪怕迎着世俗的冷眼和嘲笑。生活虽然沉闷，但是跑起来就有风了，你今天所坚持的东西，总有一天会反过来拥抱你。生而平凡，并不是每个人都碌碌无为。

始终坚信，未来可期！

而今，我也已身为父人父，我方才明白，原来我就是父亲的未来，是他心中一直憧憬的未来！

一九九〇年的夏天，叫离别

徐斌

1985年9月，暑气未尽，我们穿着有四个口袋的上衣，黄色的解放军装校服，排着整齐的队伍，从灵溪镇一小出发，前往新学校，腰鼓队在队伍前方锣鼓喧天，我们走过狭窄的老街和黄泥地的城中路，经过一个多小时到达新学校。

我抬头看见校门上方有四个字——苍南县小。队伍走进校门，全校只有三个年级：二年级、三年级和四年级。我环顾四周，只有一幢“7”字型的教学楼，操场很小，没有篮球架，也没有跑道，围墙是竹篱笆，篱笆外是空旷的田野。接着，是开学典礼，分班。那年我8岁，上二年级，从那天我开始了在苍南县小五年的小学生活。

我的语文老师 and 班主任是左老师，她二十多岁，扎着马尾辫，清秀瘦弱，就像是魏巍笔下的蔡老师，“她是一个温柔、美丽的人”。左老师很耐心的教导我们，总是轻声细语，从不大声责骂我们，放学经过她办公室的窗前，我总看见她在改作业。

有一次，我不小心把语文书忘在教室里，再去学校时，校门关了进不去。我垂头丧气地回家，在路上遇见左老师，她把自己的语文书借给我，那天晚上做作业时，我翻着左老师的语文书，课文里有她用红笔画的横线和波浪线。四年级的时候，左老师生病了，去很远的地方看病，那个学期是其他老师来代课。我们多么希望左老师能早点回来啊！等啊，等啊，过年的时候，左老师终于回来了。我和缪立志、陈志熙一起去她家看她。她还是和原来一样清秀瘦弱，她送了我们每个人两支笔。

左老师没有再教我们，同学们都很伤心。五年级的时候，陈老师当我们的班主任，她对我们很严格，要求我们要看《新闻联播》，要写日记等等。有一次上课，陈老师问我们：《狐假虎威》中的“假”是什么意思？她叫了好几个同学都答不上来。于是她很生气地大声说：上节课刚刚教过，你们就忘记了，你们上课没有

有认真听，有没有做笔记，翻开书好好看看。我们一个个都噤若寒蝉得坐着，一动也不敢动。

还有一次上课时，陈老师的板书写得潦草，一个同学大声说：老师，你写的字我看不懂！陈老师转过身来，语重心长地说：现在你们六年级了，就要上初中了，初中老师上课速度都很快的，黑板字可没有写得端端正正的，你们现在要学会适应了。

不管是温柔的左老师还是严厉的陈老师，她们都一直用慈爱的目光注视着我们，看着我们一天天长大。

学校二楼有一个图书室，大约就十多平方米，估计藏书不到一千册，是封闭式书柜，看到喜欢的书，跟老师说，老师就把书从柜子里拿给我们，每个人每次可以借一本书。全校班级轮流借阅，我们班轮到每周三下午借书。在那个书籍还很贫乏的年代，我读完了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《鲁宾逊漂流记》等书。

五年级有一个学期，学校教学改革，每个星期只上五个半天的课，早上上四节课，两节课后喝牛奶吃蛋糕，下午没有上课，完全按菜单式的自主选择自己喜欢的兴趣小组参加活动。可供选择的兴趣小组有很多，写作、数奥、围棋、唱歌等等。我记得当时选的是写作，另外还选了什么记不得了。在十多年的读书生活中，觉得那个学期的学习最快乐，在学校里的时间过得最快。

每年六一儿童节，早上半天在学校里游园，下午到电影院或工人文化宫看电影。除此之外，最让我们高兴的就是每年的春游。四年级时，学校组织到石聚堂野炊，那天，有的同学带锅铲，有的同学带碗筷，有的同学带大米面条，有的同学带蔬菜水果。浩浩荡荡的队伍向石聚堂走去，到了山脚下，一条鹅卵石小溪边，同学们三人一组，五人一伙，用石头搭起灶台，捡来稻草枯木生火做饭烧菜。一阵子后，有的同学水放少了，饭没煮熟；有的同学说我没带盐和酱油啊；有的同学说铲子呢，怎么没有铲子，菜怎么

炒啊！炊烟和同学们的欢声笑语弥漫了整条小溪。

五年级，我们去参观瑞安飞云江大桥，十几辆大巴车在公路上行驶，我们在车上唱着歌，一个小时后到达瑞安。车停在桥头，我们走下车，看见大桥横跨在辽阔的飞云江上，一眼望不到桥的尽头。我们排好队，沿着人行道慢慢朝桥的那头走去。到了桥中央，风儿迎面吹来，呼呼作响，我们踮起脚尖往桥下看，波光粼粼的江面好像离我们有几百米，我们感觉是站在悬崖边上，心惊胆战，脚儿都发软了。

六年级时，学校组织参观桥墩水库，我们第一次看到如此宏大的人工建筑。同学们在大坝上、水库边合影，拍了很多照片。其中有一张照片是班级二十几个男同学从大坝上跑下来，欢呼雀跃，一派天真自然的景象，被陈老师抓拍。春游后，陈老师拿着洗出来的这张照片，对我们说：等到十年、二十年后，你们长大了，再看这张照片时，你们一定会很有感触。

学校每年都在发生变化，三年级的时候建了一幢新的四层楼教学楼，后来扩建了操场，又建了南校门，修建了围墙，再后来建了假山、喷泉、亭台等。我们课间最喜欢玩的就是“警察抓小偷”或是“黑猫警长”了，满校园的跑，满校园的追。林铁、缪立志、陈向上、谢尚辉我们几个都玩得比较疯。回想在苍南县小上学的那些日子，我从来没有考过一百分，从来没有考过第一名，但是，我觉得自己学到了很多可以受用一生的东西。

音乐老师教我们唱《送别》，“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山外山……”唱着唱着，我们就毕业了。一九九〇年夏天，特别漫长，我很不情愿地从苍南县小毕业，结束了我的小学生活。

三十多年后，当我也成了一名老教师，我愈发想念左老师和陈老师；当我的儿子也坐在苍南县小的教室里读书时，我仿佛看到三十多年前校门口的江边，种满的竹子和桑树，仿佛看到自己当年在校园里奔跑的身影和玩耍的笑声。

创作